

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

· 论文选集上册 ·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
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研所

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

论文选集上册

辽宁省高等教育
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研所

前 言

根据副省长张知远同志的提议，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大连棒棰岛召开了“辽宁省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专题讨论会”。会议从辽宁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的高度，探讨了辽宁省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问题。

副省长张知远同志、省高教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冀同志、副局长孙华旭同志、我省高教战线一些老教育家和学会副会长屈伯川、康敏庄、梁秋、朱杰、钱令希、董桂林、何书九、茹古香、艾鸿铭、曲本连、苏甫、梁启昆、彭忱、陈明涛等同志及全省三十九所大学、部分基础大学、职工大学、中等专业学校的有关负责同志，以及省计委、省人事局、劳动局、省委文教部、省政府文教办的代表共一百五十多名同志出席了会议。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上海市高教局党组书记、常务副局长刘涌波同志、吉林省教育厅副厅长王野平

同志及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文教办的同志共十二位来宾。

会议共收到论文近九十篇，这是我省高教战线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认真总结我省高教工作的经验教训，深入探讨辽宁高教事业发展最佳途径，加速人才培养，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根据与会代表的一致要求，省高教学会决定将上述论文汇集成册。该项工作得到沈阳师范学院教育科研所、东北工学院高教研究室、大连工学院高教研究室和大连市委文教部等单位在人力、物力方面的大力支持。《论文选集》共分上、中、下三册，分别由蔡志明和李放、王端庆、梁启昆任总编审；刘云翔、刘兆伟、吴成烈、李祖培、毛添玉、宋杰夫、赵安君、李爱梅、邓晓春为责任编辑。

由于本选集汇编、印刷时间较紧，不当之处恳请同志们多加批评、指正。

辽宁省高等教育学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三月九日

目 录

在辽宁省人才开发和教育

- 改革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张知远（1）
辽宁高等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李冀（19）
关于我省“教育和人才开发”的初步探讨…孙华旭（32）
辽宁省人才开发和教育

- 改革专题讨论会的论文综述……………闻扬（51）
人才规划与教育规律和改革制度……………饶浩（74）
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

- 要靠政策、科学和队伍……………苏甫（80）
突出重点 分清缓急 立足改革 开拓前进

- ……………赵文明 李安荣 宋瑞君 邓晓春（101）
为加速建设具有中国

- 特色的广播电视台而努力……………彭忧（123）
改革高等教育 广开学路……………李文沛 李淑翠（130）
高等学校计划财务管理应先行改革……………杜进（146）
总结实践经验，不断改革

- 完善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刘继学（156）
对电视教育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何军（176）
职工大学要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宋瑞君 姜文义（187）
简论当前我省高教战线改革中的

- 几个理论认识问题……………杜进 王华春（196）

- 1 -

- 小学、初中学制改革刍议 徐运泽 (210)
关于改革高等教育的初步探讨 刘宝臻 张文学 (221)
把群众自学、社会办学和国家考试结合起来，开创高等教育的新局面 于信风 (233)
论教育改革与人才开发 陈文清 (243)
高教改革应注重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董一飞 (254)
充分发挥电大优势，加速培养建设人才 齐 鲁 (261)
论加强和改进师资管理工作的几个问题 王晓燕 (273)
关于当前中等专业教育改革若干问题 张志谦 (281)
从现代科学化管理的角度探讨高教改革的若干问题 肖 月 焱 然 (293)
从毕业分配试谈高教改革的几个问题 彭祖庚 陈友常 王新民 (307)
关于改革师资管理工作的几个问题 康永祥 王聪敏 (317)

在辽宁省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专题讨论会上的发言

张知远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这次高教学会，是专门讨论人才开发和教育改革的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从思想上为落实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为明确我省人才培养方面的任务和进行教育改革开路。参加讨论会的同志非常踊跃，送来的论文有八、九十篇。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上海市高教局的领导同志、吉林省教育厅和黑龙江省文教办的领导同志，专程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上海市高教局刘涌波同志在会上作了很好的讲话，吉林、黑龙江的同志也在其他场合给我们的会议作了很好的指导，给我们的会议支持很大。这个讨论会，同志们都是有文章的，可谓“坐而论道”。我说不出什么“道”来，只能坐而论“实”。我就是以一个实际工作者的身份，就辽宁省的人才培养和教育改革问题，提出一些想法，同大家进行交流，不作定论。在实际工作中，如果同志们根据会议提出来的见解，以及李冀同志在昨天早晨所归纳的改革的一些内容，这其中也包括我可能涉及到的一些问题，认为可以做的都可以去做、去试验。当作一项工作任务，我在这里不能给大家进行布置。这个留给我们的工作会议再去解决，这不

影响现在各个学校可以自己动手来进行改革的试验。有关方面的政策我给大家交个底，我来以前和高教局的赵文明同志交代了，请他就改革的有关政策问题和财政、人事、劳动、银行、计划等方面共同商量。将来在这次会议基础上，高教局再拟出一份有关改革的试行方案和有关政策问题，请示了省委以后，我们还要再开会安排。下面我想讲的是四个问题：

一、辽宁省人才培养的任务

十二大提出了全国工农业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我们辽宁省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肯定也要有个比较大的发展。从全国说工农业产值实现两个倍增，专家认为一半要依靠科学技术。这一点在辽宁省尤其显得突出。什么道理呢？辽宁是一个老的重工业基地，未来的发展不能依赖增加很多新的重点项目。主要依靠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把着眼点主要放在技术改造、技术进步上，放在现代化上。就是说，发展经济要更加依靠科学技术。依靠科学技术就是依靠科技人才，这就给我们科技人才的培养提出了任务。

关于科技人才的培养到底怎么设想，经过去年以来三、四个月的工作，大致可以提出这样一个目标：全省到二〇〇〇年要拥有一百五十万高、中级专业人才，既包括自然科学的，也包括一定比例的社会科学的。这一百五十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就是要占到二〇〇〇年当时的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十五。这次我们请教了上海的同志、吉林的同志，我们高教局的同志也翻过有关材料，人才培养的发展速度以什么做依据？大家认为还是按照科技人才占职工总数的比例来计算。如果

到二〇〇〇年，全省职工总数达到一千万人，科技人员占百分之十五，就是一百五十万人。现有省属的企业、事业单位都加在一起，科技人员总数是四十六万多人，约占现有职工总数的百分之六点六。这个算法和上海的算法还不一样。我们没有计算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中央各部属的院校、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所这部分的专业人员，也没有算这部分企业单位中的职工总数。这些数字我们没有计算在内，我们只算辽宁省本身的企业职工数和科技人员数。到二〇〇〇年，如果我们要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五，还要减掉今后十八年内自然减员数。据估计大约要减少三十万人。所以到二〇〇〇年时要纯留一百五十万人，这十几年过程中必须拥有一百八十万，减去自然减员三十万人，才能拥有一百五十万人。因为现在已有四十六万，所以今后十八年内应纯增一百三十四万人，也就是说今后十八年中一共要培养出一百三十四万人。这就是我们从现在起到二〇〇〇年止的人才培养任务。这里只说了总数，没有说到人才构成、各种专业的人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以每年计算，大致每年必须培养出七、八万人的规模，只有达到这样一个规模，我们才能实现二〇〇〇年时纯有一百五十万专业人员的数字。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在考虑人才培养增长需要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考虑的一个数字，也就是我们省人才培养所面临的任务。

那末，我们现在培养人才是什么状况？我们现在每年只能培养五万人，包括大专、中专一共有五万人。大体说来，这五万人中，一万人是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生。二万二千人是电大、职工大学、函授等学校的毕业生，还有一万八

千中专毕业生，一共五万人大约。这就很清楚了，我们现在每年只能培养出五万人的大、中专毕业生，如果到二〇〇〇年达到一百五十万人，每年需要七、八万人的话，每年差额大致是二、三万人左右。如果按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五计算，这二、三万人的培养任务怎么落实，这就是人才培养规划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二、高教改革的设想

我今天是从每年需要七、八万人，而现有培养能力只能提供五万人这个矛盾出发来谈高教改革问题。这个矛盾在改革问题提出来以前，我们感到非常犯愁。这怎么办？我们的培养能力就这么一点，但是我们的设想数又是这么多，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现在看起来，有了改革这样一个指导思想以后，如果我们改革搞得好，能够把现有的大学、中专的办学积极性充分地调动起来，也把社会上的其它各种各样的办学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可能每年不只七、八万人。当然，这还要看我们的工作。假如我们把各种办学力量都解放出来，积极性调动起来，就可能超过八万人的数字。所以我们一定要搞好高教（中专）的改革。

高等教育的改革，我感到有一点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它的结果就是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有力地促进经济的发展，使国家兴旺发达，使人富裕、幸福。教育方面的改革，我们是不是也能够通过改革解放我们教育方面的“生产力”，加速人才的培养，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同经济建设的需要相适应，同时对经济建设起有力的促进作用。

高教（中专）方面改革的一个主要的直接的目的，就是要更多更好地来培养经济建设、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我们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总是离不开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才这个中心任务。因此，我们认为，高教（中专）方面的改革，一定要围绕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培养人才这个目的来考虑。这是教育方面一个核心任务。至于改革增加了学校的经济收入，同培养人才来比的话，只能是教育改革的副产品。就一个学校来说，当然既要进行教学工作，又要进行科研工作。但是在一定意义上说，学校的科研还是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从教育本身来说，培养人才才是核心，尤其是在我们谈论改革问题的时候，增加几十万、几百万收入，这不是我们考虑教育改革的出发点，至少不是主要出发点。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通过改革，建立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这个教育制度能够培养出来与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相适应的人才。这才是我们的主要目的。总之，教育改革，目的在于更多、更好地来培养人才。在人才培养过程中，逐步地摸索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请大家考虑，看看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对头。

基于上述考虑，那么我们现在的教育改革，究竟要从哪里改起？我还要重复在沈阳说过的话：从目前看来，还是从高教、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做起。这个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指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整个高教事业的管理体制，一方面是高等学校的管理体制。为什么要从管理体制的改革入手呢？因为目前我们高等学校，有了能力不能充分发挥；有了能力不能培养更多的人，主要问题在于不活。为什么不活

呢？就是我们管理体制上一套制度、政策、办法，把大家的积极性束缚住了。所以，在沈阳开会时想来想去，高教改革还是从这个方面作为突破口，然后再进到其它的领域较为合适。我们高等学校要不要进行教学领域的改革呢？肯定是要进行的。但先从管理制度方面开始可能较为有利。如果把管理体制方面突破了，大家的积极性上来了，你培养的人才受到了社会的检验，回过头来要求你改进教学方面的工作，改革教学方面的一些弊病，从而促进教学领域的改革。实际工作是不是会这样发展？现在还说不清楚。也不是说教学领域里的问题现在不能动，不能改，非得等到体制改了才能动。这只是我们这些从事管理工作的同志想问题的着眼点。这个思路对不对？也请大家考虑。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说的高等教育、高等学校管理体制的改革。具体地说，有下面两个方面的改革设想：

（一）关于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从高等学校范围来讲，我们要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要把四个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调动起来以后，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承担更多的科研设计任务，为经济建设、四化建设做出更多的贡献。

首先，是学校领导。我们要给学校领导一定的权力，使学校领导有权处理学校内部的事务，改变上级部门统得过死的弊端。凡是可由学校自己来做主的事，应当把这一部分权力放给学校。学校的校长、党委书记敢于在这些方面做出决定。这样一来，学校的领导考虑问题就主动了。可以多招多少学生，可以用哪一种人不用哪一种人，可以承揽校外的一些什么任务、增加的收入怎样分配等等，由学校自己去决定，

这样学校领导的积极性也就进一步调动起来了。关于具体放哪些权，放到什么程度，需要等我们回到沈阳以后与有关方面商量以后做出规定，这里还只能提出这个问题。总之无论如何学校非有自主权不可。

第二，通过体制改革把教师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出来。请各校学习与参考温元凯的教研室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各校的实际情况，怎么建立教研室这一级的权、责、利相结合的责任制，充分地发挥教研室在教学、科研以及其它工作方面的积极性。这里我想讲这么一个观点，研究教研室的体制改革，其第一位的任务，应当是把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发挥出来，进一步把学校所承担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搞好。我感到现在有些改革方案中，对这一点强调不够，至少是不突出。所以，我建议大家试验和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位的是把学校内部的任务怎么通过教研室体制的改革落实得更好。朱杰同志讲，他们有一个教研室，三个人就可以把全部教学任务承担起来。能不能把这个任务就落实到这三个人，其余的人去搞别的任务，搞科研，也可以到校外去承担教学任务，到社会上去承担科技咨询和设计任务，但首先要把学校内部的任务落实好，然后再去承担校外的任务。至于教研室体制改革应取什么形式，规定一些什么制度和政策，譬如工作超过了怎么奖励，在校外挣了钱按什么比例进行分配，这都需要各校自己回去拟定办法。各校情况不同，不能要求一致。教研室制度改革，提一个口径，叫做“试点”。现在还没有经验，不能大面积的搞。是一个教研室搞或是几个教研室搞，这个我们不限制。总之这属于试点，通过试点，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广。

第三，是学生管理制度的改革，目的是怎样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责任感。我感到现在学生管理上有两个问题：一是“包”字，包的太多。另一个是“保”字，保姆式的保字。学生一进学校从念书、吃饭，一直到最后分配，大都是国家包的。进了大学就象进了保险箱一样，不管学习好不好，反正最后肯定会分配工作岗位，而且一定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能不能对这个“包”字有一点突破？这是对学生管理制度改革要研究的问题。二是“保”字。学生进校以后，三十几门课程，一门接一门地一直教到最后。我教你记，你记我考，考合格了就通过。学生没有可能主动地生动活泼地进行学习。采取这种办法的后果，就是出不了人才，出不了尖子，尖子没有条件来显示他们的才能。这种状况是不是可以改革一下？这个问题实际上已涉及教学领域，但这里还是从管理角度提的问题。头一个改变“全包”的做法。在学校内部来说，是怎么改革进学校以后大都包下来的做法。从改革单一的助学金办法入手，实行助学金、奖学金、勤工俭学补助金相结合的办法，这是学习上海的。这里我说一个观点，助学金完全取消不行，这跟我们的社会制度有关系。总有一部分学生家庭困难，而学习又很勤奋，对于这一部分学生，国家还是要给助学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但不是多数学生都搞助学金，用奖学金与之相配合，以学习成绩好坏为标准，学得好的，可以奖励；学不好的，不给奖励，可以分出几等，以激励学生学习的进取性。这个学习成绩应该把德、智、体都包括在内的，具体怎么规定，要很好研究。我特别感到好的，就是在学校提倡勤工俭学，学校发动学生在学习之外参加学校劳动，这项劳动有的不给报酬，有的付给一定的报酬。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培养学生

的劳动观点，一是学生能得到一点收入，补助学习和生活上的不足。采取助学金、奖学金与勤工俭学补助金相结合的办法肯定比单纯地发助奖学金，对推动学生思想上进步、学习上进取要好得多。至于出校以后，一律包分配的办法，不是我们所能定的，但我们可以提建议。建议将来采取妥善的办法，逐步改革现有的分配制度。至于保姆式的“保”字，这是一个教学方面的改革。从制度上讲，能不能把必修课、选修课规定一定的比例，减少一些必修课，使学生有余力去学选修课。用学分制的办法使有才能的学生既可以学这个专业同时又学另外一个专业。学业合格，毕业时可以获得双学位。使一部分尖子学生真正能够冒尖，这样便于发现人才。这也是制度上的改革。是不是基础比较好的重点院校，可以在有的学科、有的专业里做试点。这样做，培养出来的学生质量更好，还发现了尖子。学了两个专业的课程，对工作的适应性更强了，对国家有什么坏处呢？所以，我以为可以试点，但只限于个别院校试点，不要求所有学校马上都搞。有的学校学生质量比较高，教师质量比较高，可以先试点，但到底哪个学校有条件试点，又有兴趣试点，可在会后另行研究。

第四，后勤管理的改革。也就是把学校后勤方面干部和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后勤方面，我看比较明确，那就是搞承包。搞承包，为学校教学、科研、生活服务。可以叫做服务公司，也可以叫别的什么名称。我看这方面比较成熟，可以因校制宜地去进行改革。可否设想，慢慢地经过一段长时间的自然演化，争取把学校办“社会”的问题基本上加以解决。如果我们的学校不要花很大力气去办“社会”或者基本上不要办“社会”了，不要承担那么大的社会工作量了，学校领导就可

以集中更多精力搞教学搞科研了。但是实现这一步，可能要用比较长的时间，要根据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来定。你现在想推出去，谁来承接呢？但是第一步一定要想法把这一条线的工作分开来，不与学校脱钩，与学校脱钩这在目前还做不到，大家也不要这么想。三十多年来我们就这么管的学校，短时间内都给分出来了还做不到。把学校这第四部份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后勤工作方面的改革搞起来。这一点就不说试点了，就是学习别校的经验，因校制宜地采取不同的形式，来进行改革。学校内部就说这么几个问题。

（二）关于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整个高等教育我也说这么几点：

第一，招生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不是从今年开始起，一叫做扩大定向面，二叫做发展代培面，就是实行统一招生和定向招生、统一分配和定向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代培实质上也是定向，代培去向更确定。农村定向招生，县里还要再分配，是二次分配。代培的，只有一次分配，把这一种做法发展起来。一个叫扩大，一个叫发展，这就是前面讲的，给学校一定的权力，学校有了这个权力，就可以招定向的学生。也可以招代培的学生，这种做法有利于克服现在招生和分配脱节这个矛盾。现在人才培养基本上还是“以产定销”，就是说定招生计划并不完全了解用人单位的需要。我们现在要想办法，通过定向和代培的方法，使培养人的单位和用人单位更紧密地结合。定向招生已搞了三年了，大专部分已招生二千多人，中专部分已招生六千多人。现在是使定向的办法更加完善，而不再是试行的问题。定向的专业要有所扩大。现在搞定向的还只是师范、医学这两类，今年要扩大到农科、林科，急需的工科

专业也要搞一点。这样就是工、农、医、师各方面都搞点定向。代培问题，哪个用人单位需要就来跟学校挂钩，学校根据条件给你培养。屈伯川同志讲的办分校、“下蛋”既是一种定向培养，也是发展高教事业的有效办法。

第二，实行多层次办学，多渠道办学，多种形式办学。今年我们要提倡什么？主要提倡市办大学，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发展专科教育，就先明确这两条。现在主要是国家、省两级办学，今年也让市来办，现在沈阳市、大连市、本溪市已经办了。据说还有几个市想办，应当支持他们发展市办大学的积极性。把这个办学的权，放到市里去，交市办，主要是办基础大学。基础大学省里可以批，沈阳大学就叫基础大学。办这种基础大学，与现在教育制度相衔接，就是专科生。培养专科生是人才培养的需要。生产上确实要有这么一种水平的人，与本科的学生相配合，来解决生产方面的技术问题。生产上有些技术问题，有专科水平就够了，用不着培养四年。所以发展专科水平的技术人员，有利于形成科技队伍的合理结构。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发展专科教育，它的周期短，培养一个专科生，只要二三年时间就够了，比培养本科生缩短了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时间。这样可以加速人才培养。凡是市办基础大学都办专科。学完两年，按工作需要择优录用，一般不要延长学制。只对其中极少数确实学得很好的学生，可以允许他再学两年。但这只对个别的极少量的学生，这个口子开大了，专科一下子又变成本科，失去了办专科的意义，各地无论如何要把好这个关口。请沈阳、大连好好研究一下，我们的目的还是发展专科教育，逐步改变人才的结构，这种专科的教学内容怎么确定，教